

澄蘭室古緣萃錄

六行缺出王家錢給犬六字數相二字微泐七行故事下悞
空二字第一首字間字微泐八行三字司徒公題名泐存河
季高三全字九行題名上六字均泐小半存字意伯三全字
十行缺選其半卅以上六字壬寅下字皆微泐十一行宗字
泐歸泐其半十二行缺壇叩頭死四字長史散言四字微泐
十三行缺以上經通一五字人器卅藝韓五字微泐十四行
缺孔書史孔覽等六字書孔憲均有泐十五行缺惶恐叩三
字經奉除蘇補狀牒頭死均微泐十六行三字十七行缺屯
人矩三字政字微泐十八行始字下原缺一字孫麟二字泐
其半石口泐存一點共裝十五開又半每六行行六字葉跋
半開第一開有王任堂父鑒藏石刻之章葉汝蘭舊王致望
三世寶藏蘇隣鑒藏四印四開有王鯤卅寶一印七開有金
農之印壽門二印八開王楠之印任堂父二印印間存半古
字審是三行故事之故泐其半悞裝于此又任堂三十年精
力所聚一印十開有王任堂所藏一印十四開有王壬澤印
一印十五開有向山鑒定一印未半開有鄒江李氏文房宗
本王致望寶藏三印前題登錄書漢孔鯨碑道光三年十月
張廷濟張未未印

右魯相乙瑛置孔廟百石卒史碑紙墨甚舊下字搨一等為
 翠墨中無上神品隸法以漢碑為極剛而各碑皆出式奇莫
 有同者如曹全之清超韓勅之變化史晨之謹嚴而此則以
 雄古勝觀其間闕動盡處全以神行有游龍戲海黃鵠摩天
 之致噫觀止矣茂以加矣道光壬辰中秋與薛石先生譚茲
 於西城百花庵王氏因出盛澤旭樓尊文所藏諸碑見示相
 賞竟日幾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書此誌之
 壬申冬秀水杜文瀾借校一冊皆墨甚古明拓無疑敬誌眼
 福

話而樓碑帖目錄尚載有龍石先生一跋冊內失之補錄于
 後辨犬字蒙以為極當也

右漢孔廟置百石卒史孔龢碑古搨最精本也為王氏話而
 樓中世藏漢碑傳至近時多滂濫難讀此碑完好僅剝損數
 字因在曲阜孔廟得人力護持非深山曠野磨敲大礪角之
 刻者可比翁學士兩漢金石記詮釋文中給犬酒直犬字謂
 即犴字省犴為友又省友為犬云未免穿鑿古者犴字犬豕
 並用禮記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用犬之明證也碑文又云給
 牛羊豕雞上文給犬酒直亦是順筆成句其用犬字原作犴

字解耳此學士偶然意見之偏後生不敢承順也道光庚寅
小署後二日

未壽金石列考略云碑浚小刻楷書云浚漢鍾太尉書字嘉
祐七年張祥圭按國題記永興桓帝號也鍾太尉獻帝初始
為黃門侍郎距永興且四十年非太尉書明甚不知祥圭所
按何國也按此冊此題小字已失去
予於城南君實觀察處得見此碑舊拓携歸對校一行繫字
存上半二行末有一字三行碑禮未三字存小半四行象字
微泐五行備字尚可辨六行出字上半存七行略同八行下
題名字字泐上半九行下題名多一都字十行冊字左上微
泐十二行壇叩頭死雖泐皆存末之字亦可辨十三行以上
經通四字僅微泐一字尚可辨十四行曹吏等三字微泐上
孔字下覽字均可辨十五行惶恐叩三字存恐字泐較甚十
七行屯人二字泐屯較甚十八行始字口下尚有微墨第一
行孔字左下尚未泐完而冊俞本當略前而拓不及此冊後
上略損然此冊之缺字非全無是裝帖者不知因其模糊翦
去以致三行半故字誤裝八行題名之下故得舊拓碑片付
裝時必須屬其將無字處裝入以便考證若短碑誌石以不

不翦整託為尤妙也

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明捐本

隸書不著書撰姓氏碑在曲阜縣孔廟同文門西側牛氏金石圖云碑正面十六行行三十六字第八行皇威統華骨高出一字前三行是碑正文後三行則韓相名氏暨出錢諸人名氏與碑會碑側相連屬者也碑全十七行：皆三列碑側左右各四行右側四列左側三列陰與側皆有增書名氏故參錯不齊此拓與樸漢縮臨本對校首行末一字原缺永壽二三字俱泐大半惟大古三字微泐二行孔俱兩道字泐大半聖自莫思時五字微泐三行宜字泐聖親所民并業均有泐處四行聖道于是四字有泐處食粮二字墨濕尚可辨五行觴作二字泐大半廟字月僅少泐六行下字上泐痕頗大奢字筆細僅可辨七行風字下半泐共字泐大半德尊二字旁均泐之思之字未泐處上極細八行制字泐上一制字及大王二字皆有泐九行獲麟以來四字頗細未乾載三字均微泐十行三氏族連越絕禮均半泐陽侯知與於穆六字

已細十一行更四二字泐甚朝字泐其右半餘字多細十二
行然存一筆上半行字皆細十三行運字已泐刊字第二細
字泐其半十四行至十六行皆題名三列以上正面十六行
裝十六開每六行行六字惟第八行皇字剪去陰側題名共
裝十九開首頁上有仲英所藏吳恒印信中英父之口珍藏
老九五印下頁有華亭長一印七開上有仲英朱文印十六
開有仲英白文印廿八開有梅花老屋印末開有曾在吳仲
英處一印後跋一開楊題在副頁上帖面為紫檀廟老枿製
極精上刻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隸書下摹玉和氏金
峯山莊二印

乾隆甲辰秋八月上旬泰日潘奕隽觀于京廬之蓮座
予見孔羨不下數十本近復于琉璃廠得江南顧南原藏本
皆不及此本之舊可寶可玩隽又題
甲辰七月以予舊藏本并昨新得馬半槎本与此細對無毫

髮異皆舊拓也
味辛齋中韓勅孔羨二碑並與遊齋所藏相侶北平翁方綱

識

崔翁先有舊拓韓勅碑正碑贈沈仲復中丞陰側贈予今又

得小蓬萊閣全本何碑緣之深邪聞此與孔羨碑同藏一家故潘翁兩跋及之惜未同購然已得龍頭不問鱗爪矣癸巳五月楊現題

漢郃陽令曹全碑

國初捐本

瓶麓齋舊藏

隸書不著書撰姓氏碑在郃陽縣明萬厯間出土正面二十行行四十五字金石存云碑銘辭後空二三行許然後書年月一行又漢書于行末今榻工惜紙別榻年月一行不知當置何所予見舊拓未斷全本乃知其式如是金石記云碑初出時止缺一回字後乃中有斷裂又後乃乾字中日有穿連之直畫矣今日得乾字未穿者為舊本又咸曰君哉咸字咸內口上一畫是彎曲倒折之筆今石泐而其旁一小直畫不見遂成二小橫畫矣此冊已中斷因字尚存左一角乾字未穿咸字隱、可見彎曲之迹字雖間有泐處而拓法精良神氣完足誠善本也卷十八開每八行、六行首葉上有龍石所藏印末葉有吳江楊海金石妙品璧航逸民三印又岳飛一印乃舊印隨意鈐上者碑金石類名卷六湖西拓配成帝色

不同

曹景完碑陰共五列廢士河東皮氏岐茂孝才二百為頂上
左角獨標題漢世最重廢士也拓碑工匠每楷帝從二列
起廢士一行多缺失為此冊余集奏至四五年之久得配成
完本道光十六年丙申六月十九日未刻北牖稍有涼風校
閱一過第三列為漢匠所誤裝者注明空處隨識數語以通
一時之興云 枯楊子龍石 碑
右余庚戌冬跋尾越二年再至京師逆慈仁寺市買此碑石
已中斷完好者且漫漶矣更歷數十年必又艱此碑為難得
以上錄朱竹垞太史續題曹全碑後語按太史年誼康熙十
一年壬子四十四歲跋中所云庚戌是前二年也據此則碑
斷在康熙九年之後矣此本雖已經斷後之拓而字尚無漶
湯墨色精絕亦屬難得之品余從故家買得今夏又配完碑
陰允稱心賞而申七月望日展閱一過既錄朱跋復記數言
並考準碑斷之年 楊澥 碑
漢曹全碑出于郃陽之華里村明萬曆中得之其石完好止
缺一因字無書撰人姓名俗謂蔡中郎者以其文格似漢又
為八分體也碑陰有市掾曹史督郵番夫三老將軍今史門

下祭酒諸人醵錢鑒石蓋亦去思遺製 右錄鈕玉樵所贈
一則 戊申七月廿一日病叟 訂

道光三年癸未夏仲有故家以此曹景完碑出售審之為明
末清初搨本第廿二字乾之左半尚未鑿通遂得而藏之原
無碑陰嗣後寓郡垣適見碑陰而仍未全續又配全付裝工
附之乃為完碑弄置篋中甲辰孟冬病中風歸家遂不復出
門一步迄今五年病日劇而精神益衰秋暑無以遠悶檢篋
中見脫漿零落力疾粘連又可支持四五載殿後重裝望諸
後人余不得而見矣 戊申七月廿三日記龍老人
咸豐元年辛亥四月廿七日晴霽耀日曠風入衣展閱一過
識之衰憊已甚未知更有幾回寓目也 七十一老人 趙
此碑新拓者漫漶已甚似此初斷舊墨本殊不易親同治己
巳夏在汴梁得見一本楷墨尚精好索值六廉因幕友劉容
伯旁不忍釋遂讓其購得 壬申暮春展閱偶識振甫
余收漢碑極少瓶簾齋六無多蓋近廿餘年未都中如戚伯
西王蓮生諸君子竭力採羅每得一舊拓動輒百數十金甚
至一明拓要壽碑需直三百金力亦不能為購也所藏各種
類多嘉道間拓本惟此三冊較舊錄之以冠焉首

唐歐陽率更九成宮醴泉銘宋拓本

率更醴泉銘虛舟先生稱其風骨內柔神明外朗清和秀潤
風韻絕人自右軍末未有能及之者而醴泉銘乃奉詔再作
尤是絕用意者比於邕師塔銘肅括處同而此更朗暢矣此
冊淨自鈇嶺李氏勤伯缺七十字瀉脫精良筆畫肥潤的為
南宗精拓惟字畫洳處間有描損之病不無可疵然完好之
字精神異常誠佳本也裝廿七開每六行行七字第一開上
有僉德齋珍賞印李慎審定廷尹家藏農山遇眼下筆如有
神五印末一開上有沈周寶玩白石翁虎林諸仲思鑑定石
刻白下馬菊邨鑒賞柏蓀清貺李氏收藏金石文字子孫保
之鈇嶺李氏家藏共八印前副負兩開題楷法第一四大篆
光緒丙子秋七月既望題于青門郡齋李慎款
嘗論初唐人書多有北魏風格如褚河南伊闕三龕碑歐陽
信本醴泉銘魄力沈雄篆隸遺法尚未盡泯少陵詩云書貴
瘦硬方通神此開元天寶時風氣證之古法未為雄論也惜
醴泉銘椎拓日久僅存駁骨不絕如綫肥本殊不易觀勤伯
却轉西藏宗拓本雖有缺字而神采宛然與當世所傳瘞本

判若天淵洵可寶貴 光緒丙子人日吳縣吳大澂獲觀于
長安旅舍 吳

予嘗論歐陽信本書如節制之師快劍長戟步武森嚴凜然
有不可犯之色勤伯詞宗得醴泉銘舊拓命題益信前言之
不謬趙子固推為唐楷第一有以也原石久毀此本尤為僅
見而富展玩如觀八陣圖雖殘石數堆而風雲常為呵護令
人慨念武鄉侯不置也光緒建元免北宮商鐸書
宗趙子固評率更醴泉銘為唐法第一語極允當王弼州謂
此帖為道勁婉潤孫月峯謂為整潤多姿二君之意蓋以灑
之一字不足以盡歐陽之能事也然剛健端莊法也何那流
麗亦法也惟神明于法之中斯變化於法之外率更此帖姿
態橫生而有不可犯之色兼人所難獨臻其妙此其所以為
楷法第一欵予獲此舊拓於關中裴既竟因以子固語書於
端 光緒丙子秋鉄嶺李慎記

唐歐陽率更九成宮醴泉銘 宋搨本

枯墨濃厚鋒穎宛然惟蟬蝕描摹殘損將半予既得之粘連
補綴始付裱池完好之字約得十之三四其模不成字暨覆

利所補或以原石舊拓別行之字補于此帖所缺者悉校出
附表于後譬之岐陽石鼓剝蝕不完就其完好之字骨月傳
勻筆畫新截實是北宋精拓千百年後得見率更真面者賴
此耳裝得二十四開每八行行六字附二開末一開有長洲
小宗珍藏圖書天官家藏愚亭曾觀蔡嘉賜硯齋宋氏藥洲
收藏方亭書畫壽國南貞神注共十印後跋十七錄八
此九成宮歐字榻本竄佳見者咸嗜稱道不置但筆力古
勁峭拔後人學之無從下筆率更書所以學者甚少予罷官
里下靜息齋閭爰披斯帖潑擬臨池而茫無畔口摩娑竟日
逡巡輒止因口笑還自愧也遂援筆志之康熙四十九年
九月立冬後惕亭宗大業
國初好尚歐書此銘已權竭法有形似而神氣久已索然見
之者常以拘方而却步昔雞林遣使求書率更名重如此顧
千百年後忽有愛憎取舍之殊豈書有幸不幸歟亦無善本
故也前年見小山嘗言廣平字藏此稱羨不已今果得之特
遣人歸江示余初視其墨色黝藏蟬痕錯落一種古香入髓
知為宋物無疑再視之筆畫具全肥瘦弗失險勁之中有渾
融虛靈已極故縹緲所以盤結分布者真精神真意態無不

具存又知其非北宗無此善本及反覆不已恍若神游貞觀
而用筆遲澀峻疾之妙如或見之且此一家書實鎔力於篆
隸章草然後得之宜乎論之者謂羊欣薄紹之以後略無勃
歆其子通亦有所未及也吾恐見此者將摩肩爭席以前彼
歆其拘方而却走者誰乎至誦魏文貞序銘詔舍規諫因歎
古君臣之相得抑何盛歟余愛未忍釋第量其珍如拱璧未
敢久留書其後以歸小山印可 乙巳歲九月廿一日山陰
潘宜識

歐書九成宮佳榻存人間者日少國初購一本值五十千與
推竭後形似相去懸絕蓋經兵火銷亡蟲魚蝕爛年代漸遠
典刑漸疎生我後者尤難觀面可嘆也此本吳門葑洲宗伯
宗公所藏南衡兄以余好舅之戚庶肯借觀余昔見之宗伯
案頭撫玩不已茲得摩挲三載朝夕相對如蘭馨一室臭味
逼人惟是資鈍筆拙臨摹不得其萬一若其精理貫注神味
虛靈益知此書方中見圓之妙斯亦變化善相者矣乙巳冬
南老自湖南寄書來索是帖予故不忍捨幾有米顛淚滴盤
踰之嘆意在于奪而不敢明言乃次東坡仇池石詩前二首
寄之其年臘底過毗陵忽於某家獲見善本售之且易數廣

平本無墨稍遜而鈎勒字畫完缺按之無不脗合意謂此其
有神助耶凡人精神到極處好之不已固有不求而自至
者物聚於所好自古皆然予既獲善本且喜且誇再次坡公
仇池石詩韵二首寄南衡于京師蓋悔前詩之失而取信於
吾友也今年丙午九月吾友自京師雙還吳門過京口與余
相見甚歡問帖何在因取兩家藏本較閱竟日南衡曰世間
好物原是流轉茲帖之守非爾非我毋論歲月遞相傳玩可
乎斯言也即坡公詩云定心無一物法樂勝五欲之謂也君
何見道之深耶於其返旆北上聊誌借閱始末以歸之幸勿
為有力者作蕭翼故事耳 愚亭同學弟蔣宗元拜識
跋語曰帖後紙尾不足故敢書于前頁後跋乃山陰潘仲宣
連翁所書其人閑博君子也渠老於金石之學與余交十數
年八法貫穿篆隸精通其於碑版自歐趙錄外參考証按却
有卓識固亦寶愛廣陵藏本矣曩白下為余題化度帖舊本
引劉後村此生凡事不須忙之句蓋以余為篤好歐書者書
至晉唐石刻其鋒鏃不大磨滅即是至寶何必宋拓近秦人
有携售昭陵十餘種殘碑并嵩山龍門所捐元魏北齊諸帖
新奇可喜少擴見聞退翁又贈余梁始興碑是六朝人書開

盛唐風氣之先字多刊減其全者風神頓挫絕可寶愛奈予
塵役牽挽心志昏耗既由莽於學業母能細羅金石之文搜
奇剔怪以樂餘年手披是帖適增余愧 小山居士宗元再
識

長句奉題南衛同學藏宗捐九成宮帖兼送之入都請正
書法守駿莫如跋東坡老人言非証正書險勁率更令迴勒
勢緩何容喻金丹換骨豈其靡天機所觸清而耿要從筆底
羅珊瑚長安爭軌波斯胡石墨注 探玄珠先民典型守勿
替乃君三折意象殊清齋畫蔭茗與爐銀鈎壘紵腕力枯試
寫萬遍傳萬口練裙由此耀通都 宗元藁 宗元

吾家大父行皆善鑒古所收古書畫甲於吳中今僅百年散
失殆盡此帖元之已寶之六世宋氏之澤長矣茲將之官於
楚出以見示余想其豪奪巧取也惟屬元之以自立而已豈
獨為一帖計哉 道光九年四月願菴書於宣南坊之仁壽

硯齋 南雅齋

銘詞追六代楷隸重初唐剝蝕存真本摩挲出古香不禁儀
翠墨稱願守青箱送尔江湖濶還須什襲藏 右宗拓體泉
銘自閭學公傳至元之姪己六世非在澤之貽何能守此珍

異元之將赴官于楚瀕行為志此詩并贈其行也己丑二月
翔鳳謹識

道光己丑春元之表兄出示家藏宋拓醴泉銘諦觀之險峭
中有渾厚氣象古色古香真可寶貴注歲商邱陳氏曾示所
藏宋拓定武蘭亭神采如生人間罕親今復觀此書精神完
好不下定武可云雙絕然穎川所藏已更它主而廣平獨能
世守勿墜尤可敬也爰跋數語於後 平江吳鍾駿敬觀
道光辛卯六月觀於鄂城廐次之看山讀畫樓 黃均鐵

唐歐陽率更九成宮醴泉銘 宋搨本

此拓予得之最晚而六家完与前兩冊校又最早仿明唐裝
得十四開有半每十行行八字惟已泐之字皆翦去此是一
疵曰無題跋頗有疑之者或有謂為宋翻宋拓者不知何所
據而云然審其紙墨之古厚精神之完足實駕前兩本而上
之子笑時輩無真眼力專以耳為目或以多題跋為貴不知
題跋原可憑真本心自有不可磨滅處予故屢以題之以為
是帖吐氣今盡附錄於左首頁上有韓霖韓氏兩公二印末
半頁上有高鑑之印介夫二印

此碑橫泐紋凡三中一條宋拓尚隱約不顯上一條自首行
體字至末行弗字橫斜三四分或六七分不等惜所見宋本
非割裂即墨涂每苦不得其真下條首行初字至末行持字
北宋細南宋漸肥然其紋尚不連明初本則貫穿矣此本循
麗等字雖略有墨潤之迹而固懷懷字一絲不泐以余所見
宋本惟宗氏本末泐毛氏本記憶不清餘無不泐者則此為
北宋本無疑也
古帖描摹最屬恨事然細思商盤周鼎歷數千年剝蝕磨滅
不可辨識而嗜古者得一拓本說為奇珍無他以其難獲也
漢唐碑版一紙留貽將七八百年而欲其一無殘損豈易得
哉松雪云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若漢唐
諸拓就其完好者悉心揣摩古人用筆度畫金針而必嘆其
描摹誠其殘缺此直市估之見將以定所值之幾何而非士
夫所宜計較也凡余所收古拓書後必痛識其描損之失所
以告將來而不惜重直以贖之者所以重古墨若珍新拓而
於古墨之稍有傷失者既為無足重輕此謂不知古此謂不
知書質之賞鑒家當不河漢予言
曩得松謨閣所藏宋拓聖教序韋谿先生謂為簾紋皮紙所

拓帝侶麈而極受墨此冊心与之同
骨董客遇書畫古帖之有名賢題跋者注：割去另作贗本
置之於漫以紉人余所藏諸名迹中每有之且有真蹟而蓋
名家收藏偽印者有迹真而跋偽者若非另具隻眼將盡顛
倒于市僧之手而貽笑大方故鑒古極難言也此帖初見時
人頗咎其無題跋者余細審紙墨決為北宋無疑特不應描
潤為此帖之玷耳嘗慨人抱負非凡終身不遇而求才者專
以人之品題採取虛聲實則未必真才也古物何獨不然能
必其盡遇乎果皆為精鑒家弄藏當不至墨損若是也且安
知非有跋而割去耶余於此帖轉以無多惡印為佳
醴泉銘宋本余約見十本最早為宋雪颺侍郎本矣景流金
四字章谿先生指為唐榻者也後歸沈仲復中丞毛文達本
高勉之前輩段出照得影本帝墨不甚融洽未能如宋氏本
之淨今間歸徐頌閣尚書袁文誠本南宋水墨拓不甚精采
翁松禪師本曾一見不甚記憶若王蓮生前輩所得景劍泉
問學本頗少據所藏缺首尾本黃董映師所藏半本端午橋
藏本各有勝處然皆在宋毛二本下余之三冊李儉德齋本
極肥宋大業本與此略同而多蠹食傷不稱完璧當以此本

為最而又不免墨潤之迹甚矣古帖之難求全也若以懷字未泐論此本當在諸本之上若以蠶蠟之精論此本在宋之下毛之上餘皆瞠乎其後矣宋氏本拓雖精而不免提補之字矣景流金四字黑白分明翁之目為唐拓六正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大凡古帖得名人攷据題識最足為是帖增重而是帖之不過名人賞鑒殆亦有數存乎其間予非海內大賞鑒家題識累：增重即唐哭郎吾不及知姑以俟後之尚論者宋拓醴泉銘世皆以肥本為貴此特年久解口圓渾所致若北宋精拓固未嘗肥也然校之已經重磨之本則以肥者拓在先故儉德齋本予定為南宋此冊為北宋懷字未泐又其一驗也昔人論宋拓者皆曰蠶蠟蓋以帛布石上濡濕以蠶蠟打則紙深入字裏特燥上蠟一層然後施墨則字鏗鍛畢見雖細筆不受墨清此宋精拓未有不以此法者試取宋拓刺泐露紙處或硃或墨點之隨以水滌去硃墨一絲不入此用蠟之明證也南宋拓則不盡然明榻極精者間亦有之蓋用此法也

光武光字四周白線或曰宋拓無之此大不然余所見宋拓無不有其無白線者轉是覆本蓋沿宋本無之之說也此白線非後人所加疑當時刻碑或因字誤或係石不受刻另以石嵌補入初猶跡縫不見後漸露出至宋時已然矣此說曾於前人跋語中見之至謂為金時所鈎者則無所稽也肝肱肱字予所藏儉德齋南字本并字第二畫中斷此本實是一筆向嘗索解不待後與王蓮生所藏景氏本校亦是一筆乃知儉德本之中斷乃墨污也且此字原作并省作并亦無如此并寫法不必以此一筆聚訟也吾弟驥膺得一本南宋水墨本字畫極肥而墨清太多精神較遜在儉德齋本之下若袁文誠本向曾見之伯亦不及儉德本文誠沒後曾為合肥張藹卿借觀携至王可莊前輩處頗有攬得之意後不知歸于何處近頗有拼千金購宋拓醴泉銘者不可得予乃以此冊眎之以無前賢題識為言知其為葉公之好也亟索歸什襲深慮明珠之暗投耳戊戌長至

唐歐陽率更皇甫君碑 宋榻本

石墨鐫華曰碑舊在鳴犢鎮今在西安府學戊子余君房督學作亭覆之丙申亭圯墜碑中斷碑故刺二十餘字至是又亡其五十餘字潛研堂金石跋尾云石已中斷損四十餘字下方剝落一片又失九十餘字銘辭漫漶不可識者又五六十字按金石萃編錄全文共開八十一字乃據已斷本所稱三監本是也此冊未斷自首行碑字至八行匡救二字僅有一線泐紋故又謂之線斷嘗與裴刻本相校大略皆同惟銘辭上段裴刻筆畫細而皆可識此則泐漶有莫辨之字則此拓僅下裴刻祖本一等耳仿明庫藏十六開每十行行十字已泐之字都未翦去原為山右柳惺庵太史所得跋謂裴祿失神尚不甚覺或原裴極精未痛恨之至不無已甚之詞也首頁紙邊上有玄賞堂印帖上一印王字尚可辨末頁上有陽寶堯氏印又柳筆書印味舟二印王跋在後另頁柳書小字在帖尾餘帙上金書

按史稱歐陽詢於貞觀初拜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此碑但稱銀青光祿大夫不書率更令當是高祖時所書而碑不書年者以皇甫誕為隨人其子無逸顯於唐嗣代而追為之碑也古人下筆具有深意又史載歐陽詢卒於貞

觀間年八十五計其入唐已五十有餘此碑書於高祖之世
云其咸年之作清和秀潤丰姿絕世拓本雖有滂減百十餘

字然續蠟精良古雅煥發正自有日共仰瑞璣貴之矣

乾隆丁未嘉平月既望素園王游呵凍書後
是帖務字未壞為線斷致佳本乃為工人裝裱失神殊堪痛
恨然即此亦屬吉光片羽矣洵可寶也甲戌夏日惺庵誌

唐歐陽率更皇甫府君碑 宗拓本

此本亦李氏儉德齋所藏有勤伯題簽曰宗拓皇甫府君碑
裝手極佳神采奕奕計廿四開每八行行八字銘辭末行已
泐之字剪去存永鑄二字機務字未泐與前一本同首刻
負有中涵手表印末頁上季口錢永紳珍藏一印無題誌予

綴一跋于後

壬午秋得山右柳氏所藏明公碑未斷本係仿明庫本裝書
案不便展閱已丑之春復得此冊紙墨無異而此特精彩蓋
柳本重裝時為惡工所傷已稍失神采矣攷此碑在陝西鳴犢
鎮後移西安府學萬厯戊子提學余君房作亭覆之內中亭
北壁碑中斷世稱線斷本當即而中後拓本此固未嘗斷也

其碑字上一線泐紋原石本有故經亭壓即於此斷耳相傳未斷本泰餘機務務字未泐者獨尤先特不知務字係何時泐也虛舟先生謂此碑肥不勝肉瘦不勝骨觀于斯拓信然光緒辛卯九月四日

余在京師三十年見未斷本余得其二一為王廉生前輩贈去丁酉八月展閱此冊曰識

唐歐陽率更皇甫府君碑 明拓本

此所謂三監本也余藏三監本凡四以此本為家計裝廿六開又半每八行行七字校未斷本少五十字即中斷一條所泐者此五十字是斷後全泐抑漸次泐去者無可攷但所見拓本多如此當是同時泐失也洎漢漸次剝落碑下段又失數十字三監等字六泐故謂此為三監本即金石文跋尾所稱中斷損四十餘字者蓋其中尚有存半字者故約略言之也若以萃編所錄全文兩缺之字而論較三監本中段數行之字又似較完或所泐僅一二字猶可想見焉碑既斷于明季三監本之佳拓自皆出于明此前未斷本二帖或竟為明初所拓亦未可知特未見有再前者故悉題為宋拓今仍之

唐虞永興夫子廟堂碑 明拓本

原刻廟堂碑不可見得王彥超覆刻舊拓亦可想見永興風
度此冊題為元拓當是明拓佳本也計裝廿三開每十行行
九字雖永宣金石等字已泐而帝墨甚舊精神完足殆猶勝
于李春湖先生所摹唐拓本

唐刻廟堂碑久亡五代王彥超所刻者為佚本所謂西廟堂
是也出于定陶樹于城武學宮者為城武本所謂東廟堂是
也城武本曾見一舊榻有韋韜先生攷證謂與康里氏唐石
本細校三句以價昂難致因用碑于另本內略誌異同而錄
存翁跋以備異日攷證此佚本之極舊者辛卯之春得于都
門雖遠谷侍御云不過存其郭廓然原拓不可見所藉以留
永興規模度者心賴有此二刻耳 光緒丙申清明後一日

附錄翁跋城武本

此舊拓城武本也城武本見于虞勝伯集云定陶河決出此
碑是也勝伯此文作于至正廿六年至明洪武十年以定陶
併入城武縣勝伯所謂樹于學宮者即今山東曹州府城武
縣學宮也方綱嘗手自模拓此碑前後陰側無重刻年月然

詳攷之其所從來之原石本實在王彥超所刻陝本之前其
 摹勒入石雖不著年月而確係宋代所翻刻元代出河決沙
 泥中惜其石僅厚畫痕本細瘦今則更淺細矣嘗得舊拓數
 本尚皆不及此本此蓋元末明初所拓凡今所缺處尚皆不
 缺而其中又多殘失裝冊時用陝本補之然亦是二百年前
 舊拓之陝本陝刻一味圓腴而城武之清挺穩重却有足正
 陝本之虞此所以有明吳下諸賢皆負精鑒見此本方穩有
 異于陝刻而城武此石世所罕見故此諸跋皆直以為唐刻
 原石本也唐本世所久湮雖嗜古博聞者未得親見愚今
 年春始得見元康里氏所藏唐刻石之原本古雅潤穆迥非
 陝刻城武刻所能企及既合二本細對唐石逐字校審詳疏
 其合離得失撰廟堂碑攷一恭矣通又獲見三百餘年舊拓
 城武本實亦近今罕親爰為備記其中湊補之處俾觀者得
 瞭然于城武石本可以彷彿問津唐石之遺意而又必須以
 愚所撰考校正之乃知陝刻与城武刻各有合處各有不合
 處此則是舊拓城武之為功非細正不必冒指為唐本而不
 啻得見唐本耳 嘉慶十二年歲在丁卯秋九月廿有二日
 北平翁方綱

此城武本舊拓初明人王壽之
 許元復文五筆張伯起此碑不可
 前拓本二百年前題蹟雖極破損
 在翁方綱蘇齋旬月今年正撰此
 予題此帖之後七年復得借此與
 唐本皆前後在予几案間數月之
 宿緣也何義門每憾城武本枯硬
 見唐石本耳今以唐本對之乃知
 僵滯實不及此城武本方穩合度
 墨再沃澤以潤穆之光即唐本完
 神理以上追山陰集凡之秘是惟
 真意而黃庭畫譜傳撫多已失之
 甚遠也嘉慶甲戌閏二月六日北
 平翁方綱時年八十有

唐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銘 宋拓本

此銘明萬厯間章氏摹刻于墨池堂
 畫與此無毫髮異其原拓未之見也
 此本各家題識皆曰宋

拓豈即墨池之祖本與或有疑為米臨者然南宮書法本出
 永興即曰米臨千百載後留此妙迹亦希世珍也估缺首尾
 方加起至天道祐止共得一百五字表兩開每六行行七
 九字不等後後五開有半帖前波鈴縫有張璪不設寒具張
 璪所藏羨湖四雨莊四印前副頁上有張璪私印印極大又
 竹葉莽中雲煙過眼之物張璪秘玩四雨莊小迎陵私印鷗
 盟軒五印又四五百竿竹二三千卷書大方印帖上有孔繼
 洙記前波二印跋工有張璪張圓印記珠軒墨妙小茅山人
 審定孔繼洙鑒定章散直怡情張璪審定書畫神品之章張
 商言書畫記永寶用昇元墨妙之軒珍藏共十印又重竹葉
 莽一印板面上鐫宋搨汝南墓銘殘本一百五字十二隸書
 下四雨莊珍藏小隸字五張璪四雨收藏二印此銘非唐石
 列于廟堂碑之次援金石萃編例也
 洞仙歌一首東吳張璪題 青山貞珉伴黃腸秘匣刻大宣
 和受喧雜聽驢駝上已金暗陳倉如補綴行院老僧破衲
 長眠緣底事歷歷珠襦點點魚鱗照封蠟絲素布芳猷擊鉢
 儀刑初無奈沈憂奄湮使居士長鯨傲王維永一縷真香也
 難報答 關里孔繼洙書 進沐

右虞永興書汝南公主墓銘內藝兼筆勢筆字裝潢家強割
作般革二字宗承議郎王寔藏右軍玉潤帖後有古跋令裝
書人背剪却半跋皆唐石公也付理不可得匠人願陪四十
千知其竊真得金已多此輩債事今古同轍米老所以見法
書名畫必手自背襯也庚寅七月秋暑甚熾揮汗識此

卷

十

米顥書史記汝南公主墓銘起艸真蹟在故相張公孫直清
處其後止頁觀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旁小字注云赫
、高門在裴丞相家是其銘等語此幅文但至半而止行下
有空白紙猶空十一字此蓋卒日猶未言葬日安得便言赫
赫高門元初在郭裕之處明時藏王元美家董思翁嘗及見
之手撫二本無赫、字此真然之顥末也石刻不知始自何
年文徵仲云元、嘗自言予臨汝南帖漸中好事者以為真
刻石今觀此刻字勢長而肥頗類米筆又張氏本十六日下
有闕文校之良是然無旁注小字雲烟過眼錄記郭本有米
跋今亦不存蓋米喜臨晉唐書往、逼真而一時題記多略
不錄況此帖世無別本必米蹟也今真然不知所在蘇冊帝
墨精好初捐無疑雖般革割裂可笑安知日後不與蘭亭敘

徐僧權押縫僧字誤作曾不知老之將至同一佳話也世修

又記

李師

汝南墓誌殘帖神采醇厚直似兩王迪永興淨意書斷非米
顛所能舉躋蓋其筆力縱宕而又束以矩矱偏側取執處深
肖右軍瞻近帖神味而肥處直是智永千文永興在唐為第
一流人物茲帖又永興第一等翰墨也 乾隆乙未小春廿

有七日雪窗燈下書

承寬

字德博

汝南公至志真跡在王弇州先生家往在京師友人以拓本
贈余遠過鬱岡傳雲諸刻然玩其筆法大似米老疑不能明
也後見米氏書史乃知果是米老所臨始信前鑒之不謬此
捐圓明如珠溫潤似玉展玩再四如與米老偕語也 雍正
乙酉夏四月廿有五日良常王澍

洲舫

米老書祖獻之其臨本與右軍相近者絕少汝南宮主墓銘
識者謂是海岳臨永興書靜潤矜貴酷似聖教序乃知古人
無不能也東坡書肥穠及再書醉翁亭碑瘦勁離奇一改舊
習所謂自成一家始通真耳若隨人作計臨摹之伎又其餘
事甲中除日泊吳門張君瘦銅出此本示觀僅一百五字信
為米書則六義之高第矣何必補戈老子相許耶鉛山蔣士

銓書於竹葉庵
銘中裝池割鞏

銓書於竹葉庵
銘中裝池割鞏字為般革二字陳跋引蘭亭鑒縫僧字為喻
予偶記冷齋夜話洪駒父云般乃一聲山水綠本是勢竊誤
今為二字又清異錄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
俾吏錄之謬分鶴字為三變而為人日鳥矣建封人日開筵
必進此味二條特甚貼切題浣溪妙詞於左方古墨黝香
審永和細腰長脚可抄摩誰教劇斷玉山禾勢作兩開應似
此鶴今三截更如何胡盧一笑且由它乾隆丁亥浴佛日

題甲午人

日補書之

張
山
人

題甲午人日補書之卿
瘦銅舍人所藏宋榻汝南墓誌殘本裝潢者誤分般革為二
字後跋引蘭亭題書僧字後人誤作曾為喻舍人自跋又引
昔人誤髣為歟乃鵠為人日鳥二事而予又記一事此誌首
云公主隴西狄道人不知何時一本誤割公主隴西字遂從
狄字讀起而鄭夾漈通志金石略遂直曰虞世南書狄道人
墓誌下云未詳此事更相類漫賦二小詩於後 第三可補
新書傳誰道紅綾幅未全筆髓一痕窅日影認來恐在米家
前 戈波有幾落塵寰戊削虛無窈窕間何處道人真姓狄
玉局金闕與仙山 大興翁方綱補正三

●

三十一

吾邑舊有汝南墓銘一石相傳由真蹟摹入不知卽弇州家藏本否今石存嚴氏曾拓一帝字已知甚与此冊校規度大致無異金石錄補云近于常熟錢通王處見宋拓銘文皆全卽碑題之次有諸議參軍柳顏吉釋智果秘書監虞世南書三行又改添三字古本之妙如此然吾邑石刻實至十六日止並無銘文則是另為一本今者吾復携此帖歸來吾邑與公主押何緣之深耶

金石萃編云文曰噀酪無噀字書無噀字說文噀嗟也廣韵噀嗟憂聲也集韵噀听笑也一曰啼不止諸說不同皆與噀酪文義不屬禮雜記云功衰飲水漿無鹽酪不食食鹽酪可也此當是鹽酪二字書鹽為指說為噀也則噀疑是滋字之別體謂食鹽酪無滋味也正與上句齒齕不齧意相合遂成傷生之性玩文義戊當是咸借為減字謂毀滅性也

唐王知敬衛景武公碑 明拓本

此碑無書撰人姓氏金石錄定為許敬宗撰王知敬書然碑之下截磨滅無可考相傳第四行金石二字未損者為舊拓

龍龕二字未殘者揭尤先卅三行班創卅人卅字完好者明
拓善本也多字無算此卅金石龜龍四字俱無損卅人卅字
殘失取後拓本所補較嘉道間拓本多二百餘字就緒墨完
字而論為明初拓本無疑後半殘百數字以後拓補完卅字
適在內少一證據可惜也帖衆廿七開每八行行八字首頁
汪直清蓮君父二印末頁顧烜印秋鑒氏二印又二印不甚
可辨角下有植青一印竊謂唐初諸碑皆有虞褚筆意此碑
尤秀勁有六朝遺法宜與博塔銘共為學楷所寶重惜近今
泐字日多止少精拓似此舊本殊不易覓也
街公碑在昭陵諸碑中書法家為最秀博塔銘外罕有能及
之者前代不甚重之故剝蝕極甚而舊拓止少考據家止不
能詳其殘泐之年月我朝應制多重小楷此碑勁挺娟秀
館閣諸賢每家置一冊得一金石無缺本已交相矜重此帖
為東河李別駕名寅所藏辛卯視中州學至汴梁知余嗜古
拓阮傳之範携示余求善價之範以不諧謝之李云第携觀
必不以謬妄責余乃損七十五緡得之類為宋拓實不及明
初拓本無疑也余生平未見第二本

唐敬客王居士磚塔銘

國初拓本

龍石先生跋磚塔銘云石出土于明萬厯間在郃陽縣山中石質甚薄初出土時即碎其一角舊時聞藏郃陽官庫後不知何故移入郃陽城外康氏家中道光初元嘉興人沈名應形號味蔗軍郃陽從康氏捐數本每本酬以朱提四錢次年沈奉檄差出董姓者署令長送康氏檄取殘石仍存諸庫癸未歲回任郃陽則石在庫焉石次第破裂始碎其角繼斷為三又破為四最後作七塊近數十年又佚其二焉道光七年間因石湯遽已甚重加剝鑿骨格盡失其真矣據此本說鑿以下文俱全雖缺徽猷吁其嗟等十字是殘佚非剝泐也當是斷為三出以後拓本不知前二出又何以不招相傳為說鑿本以此耳帖裝三間每八行行八字未開止五行筆畫尚肥帝墨完好下全文一等 先天大夫得于新安

唐敬客王居士磚塔銘

國初拓本

此冊六說鑿本予得于京師為靈石何氏所藏拓法用墨微淡精神完足六無缺字善本也獨怪此石碎後何以不置一

廣致令拓其一而遺其二若謂裝時所失何以兩本皆缺其
前若謂石已佚去何以復拓五塊者雖佚其二又有前數行
中數殘字年湮無攷無從索解矣帖裝四開每六行行八字
按此銘十七行行十七字說歷前缺六行行十一行字一百
六十三剝泐者十有五都一百七十八字

數客磚塔銘二十三行與大令十三行誠為殘帖中兩美稽

古壘主人書田題於武林學署

余家舊藏磚塔不全本去歲書室不戒于火藏書萬卷盡付
祝融此帖亦隨化去心常耿耿今見此本與余所藏帝墨神
采不差索忝急以十三金購得閑窓展玩如故人久別偶尔
相逢其慶幸豈有既耶 乙卯閏四月春民何照緒記於月

波舫

何照緒

此帖於歐雲褚薛外自樹一幟近時若郭蘭石林少穆諸公
皆學此筆法而挺秀之氣則十猶未得一也於此可見學書
之難 道光初元二月花朝春民重跋
說榮殘本為先伯春民公心賞後以異字迄今四十年矣其
原石在道光初為俗僧捶而為五僅存廿餘字此拓在嘉慶
末乙屬無上妙品而今視之不啻球圓洵非誣也同治六年

冬受山四弟歸里今將還京檢此帖付弟其珍藏之 同治七年端陽後三日福字謹誌

瓶麓齋藏一冊計六塊宣芝製文一函存九字魏字少泐
數樂錄存數筆觀字僅存一鈎二函存四字敬字存大半三
函存七字勣字少泐其起二字存一
二筆四函即說磬一大
函存七十七字內之路二字微泐
窟觀二字尚存小半五函
存十五字內寢月冷潤于僅微泐
精一方始悲存半字寶運
存二三筆六函存十七字焉存小半
欽字留起一二筆共存
一百廿九字少泐者三字其存小半
及二三筆者不計共泐
一百三十二字較說磬本少四十六
字內第三函字畫頗肥
而說磬一函獨瘦疑後未配入者
亦皆精拓不多泐之品也
與舊拓唐造像殘石同裝拓亦甚舊
丁酉至蘇臺此東太史出示未碎
時所拓全本帝墨煉濕筆
畫肥瘦與此本悉同歸來訪泐
趙君堅處亦藏一全本迺惠
甫先生舊泐並注借歸對校則
泐潤有餘而間有一二板滯
之筆疑仍覆刻中之佳本也一
塔銘耳真贗難出幾不可辨
非見原石舊拓其何以別耶

唐沙門懷仁集右軍書聖教序碑 北宋拓本

字榻聖教序自明以來為世所重王虛舟翁輦輿兩先生考證極詳此冊為郭允伯松談閣所藏跋見金石史後歸朱紫來先生植蠟精良流傳有緒前漢諸跋多國初名人允伯先生校出移補十八字將軍之將訖孟塘先生續校得移補八字忽見之忽重予既得之漢陸績校出四十五字合之輦輿先生指示二字共移補七十一字更有以原處補原竅如三開劫而二字十二開未開昨製厚顏六字皆為原石字拓非悉心體玩無以辨之久植勝緣字泐未及為自是北宋精拓帖裝廿六開闕八行字不計首開上有商邱宋華書畫府印宋漢雲紫朱素納孟塘拓霞倦館珍藏章谿審定蘇墨緣黃茂崇恩審定王萬私印李氏意西李慎審定共十三印又一印不解審邊上儉德齋李氏墨緣二印末開上有王鐸覺斯泰伯教父張玉書素存氏圖書寶軸時開心一洒素鈔孟唐牛坤私印章谿審定黃茂董洵吳榮光印少華王幼海審定韓城相國文端七孫殷壽彭印寶珊珍玩玉牒崇恩栖霞倦館珍藏李氏意西宮爾鐸印農山墨賞李慎宋定智

口共廿三印又一印僅辨一周字希邊上遼東李氏長宜子
孫二印十一間序文下有玉牒崇恩寶冊二印二十間述聖
記下有李氏柏孫李慎之印二印廿一間上有寶冊鑑賞長
白李慎勤伯氏鑑賞章二印廿四間上有彭城鼎新一印廿
五間上有少珊珍玩柏孫眼福二印跋前後並帖眉上皆有
茲略叙其次而錄之

余昔買聖教序未斷本於京師是朱女脩家所藏沒有黎惟
敬題字朱黎皆善書名字鑒定佳本今觀片伯藏本尤勝片
伯書法賞鑒都不在朱黎二君子下則此本可謂不失所歸
矣 崇禎十有六年春正月廿三日南居益書

關中詩人郭脩伯擅風雅之譽者數十年有潤詞四卷極為
虞山宗伯所賞工漢隸故其所藏古碑刻最富鑒別尤最精
予猶及見其行笈所携是本尤其拱壁視之者近在京師見
其所藏九歌圖渡送紫來先生齋中得見此本乃知郭氏潤
中書画近多散逸矣未斷碑予南北所見並此而三然皆不
若此本之完好紫來先生以無意得之洵可寶也 櫟下周

亮工題

卷之四

予入秦攝諸蹟于窮谷廢刹之中雖多所收閱然皆不及聖

教於時聖教業已非昔況今又三十年乎如此捐果係宋本
于碑潤舊拓已不相侔而他勿論矣予曩受經于仲詔吾師
易世而為吉士世兄又易世而為紫來世兄雖此本非君家
故物而如此尤異必歸紫來此亦仲詔師之啓後而默相之
也惟善寶是祝 鵜山舉記于豫章僧舍 山齋
右軍傳世真蹟如農鰲表生州民速官平安等帖余皆見之
大率出伯思元手校繪伎倆不減虎賁之似乃知手蹟隨烟雲
娛母數行為鍾紹京雙鈎不減虎賁之似乃知手蹟隨烟雲
滅沒久矣懷仁聖教一石巋然獨存然猶疑之以興福寺
諸碑為證集之與習未可定也丙午春于役晉陽紫來先生
出宋榻本見示神骨高秀灼灼動人跋尾所稱汝脩鴻臚藏
本今在余家汝修本鈎如屈鐵與此微異當由拓手良楷遂
分別柔恨未得挈之行笈与紫來互鑒之姑識以俟 樵李
曹溶 山齋
右宋榻懷仁聖教序舊在國中郭府伯家府伯有漢華藏碑
及不斲聖教序說為鴻寶於懷仁序愛之尤篤謂其妙勝於
定武蘭亭余每垢懷仁序在宋時薄為院體趙子固諸人詆
之尤力及至明季見不斷本輒琬琰休之物之顯晦抑有時

耶退谷孫承澤丙午夏六月

世遠代湮金石易散予屢見世本聖教帖遺失之肥重且

皆斷缺昔人珍之不啻拱璧矣今見此本迴絕尋常少陵云

書貴瘦硬其即此書之三昧耶延津神物必有遇合紫米季

翁既獲寶此春宵秋夕恐為風雨所妬宜善秘之丁未三月

一日安宜弟李藻先謹識

物之以好不以新尚矣顧何必以舊也今不逮古固然而行

代有異人人有實學恨二王無一法非過差之譚也馬既行

千里矣而必以一毛一點謂古千里馬不若是不可也西施

王嬌天下之所謂美人也今固西施王嬌至美矣而曰此非

越之西子漢之昭君吾不知其何所見也蓋天地間真寶之

混淆全壞於彈為賞鑒家者欲於其辨駁之精核注吹毛

求疵于筆畫邪直細微節目之際以為博見聞知傳派而絕

不解夫神光意象之外點愈好而論愈嚴而天地之真氣削

色矣哉米先生博極天人其為經濟之與孰能皆神明內運

不可窺測是故觀察宗先生風旨嘿拜授此無疑其相得於

神光意象之外者真可想像而不可言傳矣起得既覽白日

始塵寰眠而終不得奉返自謂相得不啻如先生之于宋

先生笑倘真如杜先生所言有以不貪為寶者耶則吾其
將遠取白居易也此後龔雲起謹識

昔歐文忠嘗言見唐碑不知名人書法多有極工者始知當
時字學之盛非可易及也聖教序不斷本變動若鬼神變綴

不定動不可留靜不可推骨不附墨神莫隱形與後之變鈞
廓填彷彿其槩者相去萬里此補為數米先生所什襲已已

冬月過晉陽出以示予予披閱久之深嘆此榻之得其藏也
紫木環瑋穎達而又饒博博物觸類多能巨眼賞識力辨真

贗榻且以先生貴矣幸獲恐觀所共欣賞目識數語於帖尾
康熙乙巳嘉平月望日廣平王顯祚跋

余客夏游闕中亟欲訪聖教舊刻未之見也有道士藏二
本甚秘重不不甚佳日詣碑林摩挲石下久之適遇華陰王

山史出郭氏所珍華嶽碑說賞累日因言郭氏尚有宗拓聖
教一冊為北平米進士所購比入都即注數米先生所索觀

帝墨古雅風神秀拔真目中所未見又款郭氏二寶雖一時
散佚皆歸之異人而余奔走燕秦數千里皆無心遇之孰謂

非奇緣也丁未嘉平月沈荃漫識
聖教集右軍書而得蒲亭筆意為多北海南宮吳興皆嫡派

也近世學書者習成軟熟蓋繇宋見舊捐耳米氏青箱傳世
友石先生後漢有紫朱明府醉古嗜奇尤精八法故得此善
本于闕中郭氏當日勾圍珍鑒未免遺散今觀此精采奕
大為書畫添氣色鍾後朱微謹識蘇好
梁武帝萃若軍散字命周興嗣一夕編為千文後之書千文
者多矣然當時王體之本何以不傳獨僧懷仁聖教序猶見
重於世以予所觀則無如郭氏藏本為善觀察宋荔裳贈而
得之即以贈紫翁父母宗之先有克廣兄弟源派既遠數來
風承仲詔先生家學而又能追踪元士臨池之際有同好焉
昔蔡中郎歎王仲宣為異才以為吾家書籍盡當相與宗公
精于八法且能鑒別所得甯遠止此輒贈之意豈以為競
哉吾知紫朱將以不貪為寶矣南州杜果
明熹宗時一中貴盜出大內宗拓聖教序數本初不甚貴後
董文敏竟之價遂騰起先文康曾得一本迄今在予弟介子
處墨光如古玉字畫瘦勁如鐵文敏跋云搨法墨法皆諸刑
之冠余後遊潁川見劉與襄藏本与余家無異詢之果同時
重價購得者生平兩見舊拓非偶然也今歲入長安又見紫
朱明府此本神彩奕奕浮動紙上信是宋搨無疑中間姿態

於骨較前二本似有剛柔之別曹秋岳先生以為捐手所致
誠精于鑒定者矣紫來明府書法為當今第一且賞鑒家精
其不以余言為謬否康熙壬子立秋日雪范宗華題於秋
蘭亭蘭紙入昭陵後泮定武善本者珍若拱璧計銀帖止三
百二十四字未若懷仁集聖教數倍穆帖者軍法書之精
華得以縱觀也第世代懸遠字畫剝蝕淡秦中好事者多家
刻一石如林敷衣冠形兒雖似而神彩遠矣予在京師僅見
兩善本及今見紫來年兄此快神理內含光華外映波折轉
運猶可想見右軍吮豪濡墨時山谷云字中有筆正謂此也
其為宗拓無疑予假觀累月不忍揮手奈終非己物因附數
語而歸之昔康熙壬戌二月京江張鵬識
三印
此華下郭脣百先生藏本也往晤王孟津宗伯亟稱之今落
紫來太史手可為不失所歸矣滄桑迭變側理歸然又賞鑒
皆當代巨眼抑何奇乎書於此所以賀茲捐之適不獨嘉茂
先識寶氣也辛酉重陽後三日同里弟房廷楨題
此宗拓之善者中間偶有數字移補處實皆出于本帖亦實
是宋捐愈見尔日希墨可以相證善鑒者幸勿疑也嘉慶
十二年丁卯夏五月十九日北平翁方綱以宗拓本對看題

此詩

此本米紫來得于華下郭氏郭氏金石史詳載之可為確據
是秦中武閭皮紙簾紋堅柔入理郭允伯所謂指次然犀者
謂其用本帖字移補十八處皆字時帝墨所見正与予同然
如四時無形即用四八之相分形分點句允伯所未及也又
如榮字楷拓尤為諸本所不及此蘭亭之真鑒知者罕矣帖
有前人手跋亦皆百年前真迹收藏家宜珍秘之 二十日
方綱又書

此聖教舊本曾在郭允伯米紫來齋有曹倦圃孫退谷周樸
園沈絳堂宋牧仲諸公題識其間雖有移補之字而拓手極
精宗拓之善本也前歲自予同年徐樹峯中丞家售出留予
齋中數日為題於後是年秋方綱與樹峰同日景 聖恩晉
秩重宴鹿鳴話舊賦詩因語及此帖樹峯為之感歎良久今
對峯年八十有四予亦七十有七矣渡河展翫此帖流連賞
鑒若重有夙緣者是以記吾同年一段情話於此樹峯名績
官山東巡撫宗人府丞帖內無其姓字記此使觀者知此中
有此人也六十年前老舉人惟方綱與樹峰并杭州梁山舟
耳聞山舟今歲北來恭祝 聖壽若得此老米蘇齋當再借

此帖未屬其手題也 嘉慶十四年己巳夏四月十七日北
平翁方綱

此未斷舊本也是武閣構皮紙聖柔相得虛和受墨泰產也
簾紋如織喻縻如漆歲久入理第多補字為括此無滋蘭亭
訟端其弘福寺福字閣以蒼生罪而還福字補晉右將軍
將字以將日月而無窮將字補然則大教然字以然而天地
然字補晦影歸真字以受真教於上賢真字補智通無累
通字以通神句通字補非蓮性自潔非字以習俗而是非
字補桂質本貞字以幼懷貞敏貞字補將日月而無窮日
字誤以即說呪曰字補斯福返數斯字以為斯記斯字補
皇帝在春宮皇字以我皇福臻皇字補赴感應身感字以感
懇誠感字補重昏之夜重字以誠重勞輕重字補大宅之朝
火字以火宅之乾缺火字補幽闇而恆明而字以日月而恆
明而字補忽見未書忽字以忽得未書忽字補度一切苦
字以除一切苦字補無意識累無無明第二無字以六無
無明下無字補苦集滅道誠字誤以不增不減字補共割
補十八字一指次頗極然屏至於斷文三十三反無一闕
者六奇矣余生平所見舊拓數十本惟仲宗王孫先世所藏

為第一余曾為一跋今已二十餘年猶憶其鋒鐵此本髣髴
膝之仲宗伯仲子斗皆精研博古千秋自命結社青門分余
半席苟非斯道冠蓋不入故鑒賞斯精右錄郭允伯先生
金石史原跋此帖余於丁卯十月見於京師旋歸孟塔夫子
書畫船而兩年以來實未離余几案豈翰寶精靈於華下人
獨有所厚耶然此帖為允伯先生所藏而郭氏不能恒有余
小子生百數十年之後雖未能得而屢年把玩臨習不啻自
有清福奇緣固自有定數耳嘉慶十四年歲次己巳二月
十二日書于保陽臬署之西齋少華茂林脩竹居士王志
愼
帖後朱靜菴鐫字句下有墨題明王弘嘉玉質觀小字弘嘉
山史先生之兄玉質其字也山史先生與余家有譜誼故得
知其詳云同日志愼又志愼
按帖尾尚有錢江程口借觀累日大快及吳越口口藏胡口
口三處墨題以印蓋之不可盡辨
余幼時得曾祖舅陳以庵少京兆公所藏宋拓聖教序學之
四十年後為表林仰山取回此外尚見五六本雖皆未斷字
損而紙墨精工神采四溢則未有如此本之登峰造極也自

嘉慶己巳在保陽題跋後迄今已二十年去春以孟壻師作
古向所寶藏書畫散佚乃京師友人陳良瑜知余篤好此帖
竟為宛轉留之今年三月得為我有凡神物之離合得失原
有定數而此帖畢竟得歸於余豈二華之靈亦不忍此帖遠
去而默有以維繫之耶噫亦奇矣按聖教自前人有院體之
目孫退谷遂始終不滿而郭允伯則謂昧定武蘭亭其兩言
皆過蓋聖教之有習氣在其結體若運筆之妙誠如山谷所
云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意右軍字具三眼聖教序固無
一點一畫不具三眼者也蘭亭無古本君形者久亡書家評
蘭亭聖教能以用筆結字分晰言之則孫郭異同可永釋矣
余以華人又重得此本它日携歸少華林居當春秋佳日展
對羣峰山靈必為深慰而帖中題跋諸前輩亦當從天上玉
樓中俯瞰歆美謂余小子翰墨緣不淺也書以誌幸道光
七年歲次丁亥仲秋下浣書于晉陽郡齋 澹耕老人王志

漱山王仰

民仰德仰字以真教難仰、字補長契神情神字以神測未
形神字補乘危遠邁遠字以恐怖遠翰遠字補承至言於之
於以至於內典之於補標凡傑於之於以機翰墨之於字補

智地玄奧、字以精窮與業與字補之岳之是以善不足補
足字補忽見來書忽字以忽得來書忽字補忽字補忽字補

八字乃孟瞻師續經簽出者並錄記于此
孟瞻方伯出示宋拓聖教序是郭允伯字昌松談閣所藏後

歸米紫來溪雲者曰憶乾隆甲午歲錢在京師見朱竹君師
西嶽華山碑六郭公所弄公子錫庚時官於晉借而合觀之

孟二捐相離百九十年矣留方伯齋中五閱月於其歸歌以
識之並呈方伯孟瞻嗜古精且博示我齋中特健藥唐碑

宗捐世僅存流傳有緒米宋郭摩挲紙墨醉古香拂拭簽題
發狂樂眼中昔見華山碑度歲亦在松篁間與君此捐實題

解小別兩朝太難索不國墨寶示靈異先遣主人此樓泊
庚羌吾州載久目成導言二姓如媒約張公龍劍會有時樂

昌鸞鏡圓猶昨披尋跋尾嘆因緣蹤跡前塵更嗟愕懷仁序
久歸與園先百卅年到君幕是時康熙己巳冬方伯王公記

其略君復撰米坐此席天合奇緣胡可度即如此碑六六異
獲退吾歛黃司鐸華山碑前秋不秋月以秋將入新未生

由燕入晉巧相值如鳥求聲水歸壑雲烟過眼然留結習
難忘花自著彈操淪茗互欣賞墨色帝光相煜燦居然裝背

尚完好靈僊史明手親拓不是翻身學鳳皇且服二喬鎖銅
雀人弓人得楚何為度歲虛失夢何惡君官西秦富鑒藏豪
櫺私錢恣搜模時從歐錄補闕殘缺石桓厨賞盤磬丁彝庚
鼎峙几案漢鑑秦燈照簾箔獨持此本嘆再三不浮變鈎更
填廓我時別有意難忘不審九歌誰手落假如妙畫不題來
一笑髯應九原作咽中韻周韻見於燕北嘉慶庚午九月九日左田黃錢題於太原試院時
宋揭懷仁集聖教序聲價在今日蓋不啻南宗時之重定武
蘭亭此不斷本神采奕々如新剝損未過十字體蠟精美敘
墨停勻每一展玩覺古色古香悅人神志恍如從成泥於海
上將移我情矣郭允伯謂遠勝蘭亭相絕千里孫退谷主趙
子固之言遂目為俗其說皆溢情失當王虛舟則云蘭亭和
朗甫措無美不臻為右軍石刻第一聖教風神朗暢過於定
武然所以不及者正在此情辭在隱約間且以後世覆本蘭
亭方之初拓聖教似亦未允是猶闕佛佞佛者闕於一堂有
人排解之曰佛現諸相互有短長而各有妙處若畫工所繪
則不逮夫真容此豈闕者所爭之是非哉佛法如是信解在
人佛固不怨闕者亦不德佞者也竊謂蘭亭是右軍極得意

書定武初相及唐賢撫本皆觀面寫真者也故神理獨完歷
千劫而不古聖教是懷仁草右軍割然所為筆意章法盡美
盡善去右軍自運才一間耳如善寫真者雖未親見其人就
其遺照與惟肖之子孫從旁印證復精心結撰而追貌之者
也傳神阿堵吐、逼真今蘭亭與聖教具在身分無豪末之
損益而趙子固之言能舉者已罕更何論于孫鄭諸說雖然
其書皆已行世恐見者惑於先入將執已而非人也故倚書
而附論於此蘭亭在世有日減無日增聖教又何獨不然況
宋拓之完好似此者豈易多親我師既得鑒藏安能不拱壁
視之他日再得定武蘭亭寶愛更當何如也 甲辰十一月

七日崇恩謹識

舊跋數行煥簡略撤去而更申其意如右歲月則從其朔焉
連日臨蘇九歌似有所得因以蘇法書之并就正 崇恩再
記

此揭瓊蠟之妙自不待言而紙性得宜墨痕悉化拓無一絲
不到神無一處不完實宗本中僅見者也 丁未除夕燈下

與葉判史同觀崇恩記

叢見宗榻凡七此冊而外一為外舅辛庵先生重光藏張晴

歲本一紫瓊道人本一成哲親王本一牛室山本一孫寶嚴
撫軍本一孫文靖藏項子京本今牛孫三冊皆歸余又益以
灌園老人本錢塞庵本數字本紀文達公本共七冊擬築七
佛同龕之室藏之就中搨手精美以慎邸本及此冊與紀本
最為明顯子京空山二本帝臺微闕然神采如生戊邸晴嵐
灌園寶嚴四本稍亞点各有勝處惟塞庵本拓未精到缺字
本完非全物不能不抑之居後矣戊申元日閉門謝客靜坐
諦觀附識于此用紀欣賞 唯然居士崇恩書于涑源書院

之教樂堂

全錄

此冊留業頭幾兩年公餘得暇未嘗不焚香展對也別此之
日頗難為懷豈意歲杪与少珊晤于厯下又得重借飽觀並
綴三跋于後天下事莫非前定點者巧為趨避痴者聽其自
然實則趨避遑勞而定數自在何如聽其自然之為得乎兩
夜篝燈諦玩感而書此擲筆三歎新正十日玉牒崇恩題于

濟南行館

崇恩

此真無上神品北宋拓也墨光如鏡古香滿紙鋒穎畢張窪
棧盡見明牕靜觀直使古人用筆一波三折之妙宣洩無餘
吳文碑絳州夫子廟碑當退避數千由旬豈况三舍申辰嘉

平寶翁前輩出示茲冊隨喜贊歎不忍釋手齋頭尚有北宋
體象銘足成雙璧謹跋數語以誌欣幸立春先一日識于汴
南試院丙午六月朔重錄
曾見未斷本六一為寒家舊藏已燬於大一為周生憲曾物
是其先愛堂大司空所貽一為京師琉璃廠西古畫樓物一
為牛次原學士所蓄其兩則雨齡崇中丞新購諸梁紹孫氏
者也周牛本尚是贗鼎與真本細校形模悉合神理迴銖一
雄厚一薄弱一如生龍活虎不可方物一如嚴家鉞隸意致
索然蓋真宗拓原碑未有不光芒迸露精采射人者後規
於點畫間求之所謂夏蟲不可語冰拘于墟者也
古人作書無不中鋒無不入面出鋒者故能風神透露歷久
常新然非見宋榻本不能悉其妙也近時碑石已類後角利
敬臨池家學其禿穎以為靜穆真豪釐千里矣
初學入門正書以醴泉為最行書以聖教為最寶翁前輩嘗
鑒精確兩藏多宋拓善本此與醴泉銘又為諸宋拓之冠墨
池奇蹟得目與寓目焉豈止結一重緣已耶既錄舊跋於前
復連綴三跋一孔之論有類管窺伏冀賜教吳江殷壽彭
墨香不斷態橫生老去人書鑒別精本是松談閣中物歸來

紫氣向韓城 郭允伯來紫米所藏宋拓聖教今歸寶珊方
伯余在秦中獲觀書後 道光二十九年秋九月華亭張祥

河詳河

寶珊方伯工書富收藏而精鑒賞示余未斷本聖教序神采
照人洵宗榻之善者題跋皆先哲名宿其中以翁覃溪先生
王幼海觀察二跋考覈尤精余与幼海初不相識戊子西行
於晉撫廬厚山同年座中始見幼海遂為莫逆交後每過從
輒出所藏墨寶相示佳本為多此帖其一也今歸方伯可謂
得所以世間罕觀之本二十年中之凡得再見未始非翰墨因
緣也余行篋中亦携有未斷本合而校之連城砥缺矣 道
光丙午夏四月初八十三老人牛坤拜誌于沛南省寓齋

三歲記六七兩行裝表恭互須改正之

注見牛雪樵尚書查清華大令人漢所藏聖教俱宋拓本惟
古香古色而未能光景常新不無微憾惟海鹽陳立齋先生
呈所藏本神采奕奕為它日所不及此本寶氣洋溢經諸巨
眼鑑定數百年以來主之者非一人相承愛護歷久如新昔
人所以為是碑賀也碑今歸寶珊方伯歲丙午首夏將別濟
南時徐同年館薇署為公子少珊校課因得於書齋快觀

視牛氏查氏陳氏所藏本皆過之平生眼福愈進而上天假之緣幸甚爰附數語於淡海昌漁橫朱元呂識錄內出：字它本皆泐此獨形質俱存然紉二字亦祇少損字拓之可憑巨眼之愛不釋手有以夫又識

咸豐壬子八月下旬無棟吳式芬獲觀錄好簽為簡章谿先生題聖教序三餘字古厚可愛下復行楷書

郭允伯朱紫未舊藏宋本韋溪題籤韋谿印有國初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之印等四印旁以小絲

釋之又兩廣都轉運鹽使司印等二印有釋以隸又山東布使使司等四印則兩於中永時所鈐西安府印勤伯所鈐予

勤伯一跋詩箋所書未入茲亦未錄

外有錦函兩給先生題曰北宋最初拓懷仁集聖教序下跋云搨手絕精流傳有緒人間至寶無上妙品也道光甲辰獲觀既一再題跋復集碑字為譜更製囊以中愛護之意云丙午八月二日崇恩記

唐沙門懷仁集右軍書聖教序碑

北宋搨本

此冊獨法既精裝裱尤善鋒穎透露神采逼人前後無一損
殘之處亦無描潤之筆宋拓中絕無僅有之品細校筆力堅
凝與前冊有別柔之別誠如曹秋岳所云當是拓手所致緣
字未泐及系看出字存下半終亂二字終字泐稍多亂字微
泐其為北宋精拓無疑裝十八開每十字字不計舊為靜海
勵氏所藏題簽曰宋拓聖教序教忠堂藏南陵居士書籤首
頁帝邊上有靜海勵氏衣園學書二印又竹香雪墅金瓶庵
鑑賞章三印帖上有王澐虛舟蔣子厚氏怡園臣世錦何溱
何元錫印六印鈐健一圓印一葫蘆印俱剩半角下一印不
可識末頁邊上有夏氏文一滋夫復清閣三印帖上有荷屋
鑒賞達字私記二印予得之潞河李氏後止虛舟一跋
唐時宸重聖教翰林侍書輩人、數之自有院體之目於是
宋元以來罕道及者至有明弘景間士大夫始復重此碑但
得一未斷本雖捐法草略便交相矜詡目為奇遺明季鼎沸
內府藏蓄往、落人間然後泐見官捐佳本此冊為有明內
府物捐法精良鏗鏘畢備又內府所藏聖教之最佳者自到
京師十餘年見宋拓聖教以百數如此者僅一二遺耳至寶
難得可不自慶為平生希遇乎 雍正二年歲在甲辰夏又

四月朔之九日良常王澍觀并書

臨

詳說

道光甲午冬十二月筆志說借觀一月之久
昔外舅題消夏記云聖教序出自懷仁手集以為不及蘭亭
固也定武真本不可得得聖教序佳拓猶可見定武典型集
序中字足與穆帖相印證者十之二三定武不存正賴集序
一列尚傳右軍筆法於萬一退谷翁至鄙為秦人之嗜殆沿
宋人院體一語遂有此偏論耳然此碑六日院體一語遂得
至今尚存也外舅在粵東得聖教一冊用墨濃厚為兩宋精
搨余既得此二冊及真定武蘭亭每一展玩輒恨不得外舅
一見相與一縱論也

戊戌冬在京師購得退谷侍御所藏澄清堂帖三卷乃知右
軍楷法草法無不周規折矩鋒芒畢露尋常各帖中所摹一
味圓轉者皆非真面也惟宋拓聖教為能不失其意

唐沙門懷仁集右軍書聖教序碑 宋拓本 瓶麓齋舊藏

此本紙墨濃重故字畫稍細前後一律無一撓配之字然凡
二字与前二冊同出字少避緣字已泐及絲南三與一無所

捐雖章溪先生考按以緣字系旁泐不泐定北宋南宋余審
此拓續蠟精良未必是南宋時物蓋南宋名帖摺法雖善而
此碑淪于金域或思無此好手前人所論絳帖權場本大抵
皆出貴人手拓多草略者也至字畫少暗乃衆手不佳用漿
過重以至墨漬非拓之過帖裝二十開每十行字不計首副
頁上有口子收藏印子孫保之杉泉書屋主人玩老老人清
玩徐善建印季標彭郡休甯朱之赤珍藏園書鈞盤客雲林
十印一印不盡辨帖上有朱之赤鑒賞卧庵所藏洗桐主人
癡半月潭朱氏記廣鑒賞方子宋定印六印末頁上有休甯
朱之赤孫藏園書徐正誼方子氏吳江楊氏金石三印後副
頁版有果齋朱之赤印格齋鑒賞杉泉居士徐善建印朱之
赤鑒賞第一希有東南之美朱之赤印卧庵老人朝安私印
寒士精神寶祝堂徐正誼印方子別號果齋樵泉書屋神物
護持朱卧庵收藏印劉先臣个符朱之杰印原名安字口安
虹月樓留畊堂印平生一片心出土赤朱印之赤口庵行人三
頁上共二十七印

古人作書多肥少瘦凡碑初刻未經多搨畫深而字必肥久
不搨多面淺而字漸瘦：非真相也余每嘆世人學聖教序

多作細畫不知誤學斷碑後字耳碑今在西安府學丹輝中以鉄籠之上覆以瓦余嘗手摸而讀其文搨之尚不甚剝蝕碑之斷在元末國初故今人得不斷本輒訛為宋拓寶之初不辨石理之完剝字畫之麤細帝墨之高下而一切謬謂佳本非知書者也余生平所見不斷本元憲數十通未有能勝此冊者精神煜如真宋初拓本也今以歸幼子昧：未知學長能學書當置青箱日臨數過慎毋輕失之也 王敬美先生跋春日書為方林老兄 高金聲 謹識

晉人法書真然人間寔不易觀矣况逸少真跡當時已極欽重降及百世咸奉為師範故臨池之士既不得觀真迹得見一石刻之佳者已稱快幸如定本蘭亭棗版固估其精妙豈下於真跡哉今秋廷負真鑒能以此招自寶寔有以知其微者蓋聖教一碑製文固出自文皇高宗而集字成文者悉由懷仁取唐內府所藏逸少真蹟殫竭廿五年精力搜輯以成也十二日借得王吏部所藏海內第一本与此相較同是北宋拓精本真可寶也 乾隆丁丑三月彭紹升 記

古碑自漢魏以來鮮有集書以成者惟唐宋時始用此法集書之碑自懷仁而濫觴右軍諸跡盡萃是矣此真一字一珠

正如無縫天衣減盡針線痕跡後未集書諸碑尤推此為最
良觀止之嘆焉能已也 戊辰九秋丹徒魯銓識

嘉定錢坫觀

後

右軍書法卓絕千古聖教一帖雖集自懷仁然得諸真本為
多故世摹搨者廣傳至今今日遂購一不斷本不可得忍審其
孰元孰宋耶此本墨色深黑字畫明朗為北宋李廷珪墨拓
本無疑舊為樞密王氏藏本王衍之梁谿譚恭軍志伊者予
損 千得之自茲當什襲為藏永寶研席豈若辨才模帖
帖 自炫俾蕭家措大得志笑人 戊子花朝前五日天都
潭上樵朱之赤題於寒山旅舍 友人章奎書

韓鏐

希世之珍

光緒丁丑八月振甫楊慶麟購藏於瓶麓齋

字拓聖教序世稱金壇王氏積書藏為海內第一竹雲題跋
亦自謂所見宋搨聖教凡百十本未有及此者又謂往見儼
齋大司農所藏大觀帖數本墨光如鑑古香滿紙歎為帖中
墨王惟余此本足相妃匹云 讀吏部諸跋想見當日品題
珍重趙子固之寶藏定武蘭亭殆不是過此本據彭跋謂曾
與王氏本相校同為北宋精拓又見一不全宋本有潘君名

宣者題跋云曾借王吏部藏本對校頗覺王本用墨太重筆畫稍細不及跋本之腴厚今以此本與不全本相校亦如潘跋所云墨濃而筆畫稍細則此本與積書巖本相髣髴可知矣光緒丁丑八月振甫楊慶麟識

碑凡一千九百有三字剝蝕者七微損者六餘皆完好無闕虛舟先生記積書巖本如是此本亦然跋跋謂同為北宋精拓是取兩帖勘較後定評可信其非臆斷也 重陽前四日

振甫

楊慶麟

唐沙門懷仁集右軍書聖教序碑

明初拓本

此本先大夫得于闕中捐法精工神氣完足斷痕二三分不等即世傳所謂線斷本也出字已泐紛紜二字尚存六分三與完好明拓中之最先者估裝二十冊每十行字不等外另題簽曰聖教序精拓初斷本跋云汴翁送閩中得此偶見宋拓本借以對勘覺此本精彩動人視宋時檀蠟僅次一等耳可寶也光緒己亥十一月廿七日楊慶麟倚裝書簽并識

章溪先生跋聖教語附錄于後以資攷證

此本用墨雖太重而其中最得神彩處則諸本莫及也略舉

一二於此故榮孤孤字旁上橫之下將折下處其側微
有闕痕半黍許蓋由墨本如此故上石時闕之六猶道字上
筆之闕痕也乃後來拓本竟似上橫斷住中彎另起者拓手
之失也嘗於同年紀曉嵐齋中見朝鮮國文殊院記沙門坦
然仿集聖教序書其孤字上橫斷住中彎另起詳其立石在
宋建炎四年則所臨是宋以前拓本而墨痕所掩已如此矣
今以此本驗之信是連下而原有闕痕耳然此一像猶非極
有闕係者前幅云佛道崇慶此崇字即蘭亭叙崇山字也山
頭之下以之上橫列三小點然後中加大點無論定武本諸
臨本皆同惟是諸臨本支系蕃衍又兼後人屢有翻撫今之
重摹褚本山下竟無此橫列三小點矣而却尚空至分許是
之黑地試問若非原有三點則山下以之上無端空至分許是
何故哉惟定武善本三點具存如刻刻如而諸臨則雖極
精之舊本亦止見右邊一點有似於橫掠者其左二點則雖
極舊之字拓亦皆不可見矣今以此懷仁集聖教崇字驗之
實是如此其左二點或是原墨點上石時太輕微致久而掩
昧缺要之其右一點則分明具在也而聖教舊拓亦多為用
墨所掩獨此一本崇字山下右點極為明白誠是諸臨蘭亭

之息疎矣又此崇字山頭三直是先左挑一筆開局甚寬然
後作中間一直此中間一直之末尖却是向左微有威起之
勢而右末小直斜注而下以見疎密迴合之章法定武本神
致渾淪其緒難尋其實定武本六是如以惟諸本此山頭三
直最為可解而後末翻本盡失之獨懷仁集聖教具此微妙
而後宋拓本又盡失之惟此宋拓精本乃庶幾得之此一字
真至寶也故特拈出之以見宋拓聖教善本之可貴如此甲
子秋八月十二日方綱識

又論聖教序原石
晉右右字口內已微泐北宗完好

潛寒形潛兩潛字下日末小橫俱長出小直外為原石
故知知字之口北宗尚好

佛道崇虛道字上二點有石子斷痕崇字山下必有右小橫
乃為原石的據

大教之興真教難仰受真教於上賢聖教歟而洎全四教字
下子字皆作破筆是為原石如完好為北宗不特辨與字不
泐已也
羣生羣有兩羣字下直俱破筆為原石

終亂二字南宗已殘若完好九分者為北宗可寶
并木木字收筆北宋未泐

聖慈兩被聖慈字南宋必泐完者北宗可寶
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何以二字已殘且泐痕上連緣左

多南宗已然北宗則否
深以為愧深字左上有重點前人以為複啄筆是原石

三日內出此字南宗僅存下半一小橫若得六分完好者為
北宗整字未泐者董香光時已云未得寓目

右論聖教證據尚不獨此然持此以辨斯過半矣如遇佳本
一、悉合者更須細看有無割補於日光辨其是否有填筆

至於神氣完缺又須論筆墨優劣相法濃淡不能預定也高
明以為然否

按章溪先生所見北宗拓本尚在郭氏勵氏之前所論有一
二條尚不盡合總之辨古拓固須考前人之說以為印證亦
須獨具隻眼不可悉泥也

唐歐陽通道因法師碑 明拓本 瓶麓齋舊藏

蘭臺書承家法瘦硬通神相傳一道因碑而舊拓殊少此冊
堵墨精湛字畫完好洵佳本也帖裝三十開每八行行十字
末頁五行附裝顏魯公華岳題名記七開又半每四行三
字則國初拓本也而帖中均有竟古所藏金石印
嘉慶元年秋七月鏡古購得古搨顏魯公華嶽廟題名小歐
陽道因碑數本見示皆先君子題簽曰知素為族兄所藏三
十年前余常見之先君子手臨如新而見背已十年矣覽之
泫然零涕書此以誌今昔之感云 鈇稿李東琪 跋
予於乙巳初秋在濟甯市上得漢碑并此帖及二王楷書共
二十三種皆劉鏡古藏本鏡古與小松鉄橋並嗜金石精鑒
賞故所藏碑版多舊拓可觀 咸豐二年冬十月十九日楊
炳春燈下書 鈇稿

唐李邕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明拓本

是碑下半多剝泐拓碑者注遺之相傳夫人竇氏未泐者
為明拓佳本若精處眾就未損者尤舊并序序字未改文字
者則宋本此冊文字涂去精慮四字泐而尚存竇氏二字分
明且帝墨清潤筆意具見明拓中致佳本也帖裝十七開有

半每八行行七字首頁上有春寔程氏家藏二印末頁上有
震佑印信春寔知友金石書畫印多口印四印

北海書法實開吳興惟其用筆多故側之勢故姿態絕勝完
不能與歐褚顏柳並駕齊驅可見作書楷字極難楷法平心
尤難醴泉多寶諸碑真百世師也此碑石理不堅後拓多泐
紋此拓已有之皆用墨潤筆未描摹失真耳

唐顏魯公多寶塔碑 明拓本

此碑以鑿字未泐者為宗拓然所見字拓醴泉銘不下十本
多寶塔則絕無僅有藏于京師見崇兩舫中丞所藏舊本帝
墨廟暗雖鋒穎較銳而氣味殊薄且不免描摹之迹未為精
本後聞春湖先生藏本用石印印出亟購歸校勘亦覺字畫
不斂少雄厚之氣恐原碑已為裝手裝裱失神矣至殷述齋
先生所藏本外第曾見之德尚有方格線者早為祝融
收去只可作為海上三神山矣此本先大夫在闕中所得
拓法精到神采畢露裱手尤佳字畫一絲不差雖鑿字泐有
三分未為宗拓平生所見未有勝于此者帖裝廿三開零一
行每開十行行九字尚有一不全本克嗣其業克字口內尚

未泐當在此本之先然捐手裝手均不逮此矣
此本中或得於閩中確是明時舊拓乙亥北還與舊藏本證
之均係近時不多見品也嘉平十二日汴生誌

唐顏魯公小字麻姑仙壇記 宋拓本 瓶麓齋舊藏

此小字整本計石高九寸一分潤一尺二寸六分共三十五
行行二十六字字如指頂大題曰有唐撫州南城縣麻姑山
仙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麻姑山仙壇五字已泐尚可辨二行
姑字泐葛仙傳云王字六字微泐三行數字泐四五行首一
字皆泐六行神也言微泐餘雖少泐十餘字均不甚重字極
端嚴用筆與小字本頗異且真卿一字以少六不常見豈書
千祿書後書耶帖首石鼓研齋希世金石二印宋吳江楊氏
金石慶唐二印龍石先生發題曰顏平原麻姑仙壇記宋拓

本後係一跋

顏平原書麻姑仙壇記傳世有六字本小字本南城原刊本
明章田重刻本此本字較南城本為大論碑帖者六鮮有及
之唯係北海庚子銷夏記載一種謂字如指頂大者即此是

也乙巳重九前二日偶書子翁子翁撫州有魯公仙壇記字形大如指頂筆、帶有餘意魯公最

得意書也。不知何時毀壞。世無見者。余收此本。得之故恭順

家宗以前拓者。墨精好。家所秘惜。至行世。蛇頭小書。乃慶曆

中人偽書。載金石錄。而今舉世奉為楷模。誤矣。杭州姜進思

有宗拓大觀第九本。帖予家。正少。此乃持以損仙壇本。去今

所觀者。乃忠義堂中本耳。庚子銷夏記。按陸放翁云。魯公麻姑壇記。東坡先生經藏記。皆有大字小

字。而本蓋用羊升子峴山故事。千載後。陵谷變遷。尚冀其一

存耳。據此。則小字本。亦魯公書。趙氏之說。未可盡信也。此

余集跋。庚子銷夏記語。丁未夏六月初四日。燈下。揮汗錄二跋於帖尾。燕芸之

大字麻姑壇記。余一見之。於歛縣程木庵家。其字大小如家

廟碑。此則小字本也。余跋似以此本當大字本。蛇頭本為小

字本。想未見大字本。故有此傳誤耳。燕芸又記。燕芸初以此帖為忠義堂本。及對勘。乃非也。然昔人謂顏出於褚

觀此帖。信不虛。且拓手甚精。措墨並舊。雖不知為何刻。而在

今日。却未見有第二本可寶也。吾友振甫藏此。有年。今乃示

觀書此以志眼福咸豐初元辛亥道州何慶涵識

唐顏魯公小字麻姑仙壇記 宋拓本

此本与前一本楷墨皆同惟翦裝六開每十二行：十三字
乃原石一行作兩行末頁空二行共得七十行石泐之處与
前本上無異當時滿脫者也
此仙壇記小字真本也其石與大字原刻在宋末已不存故
拓本傳世絕少家藏一未割碎本秘諸枕函未嘗輕以示人
今秋歐肆骨董客有泛山右歸者携得此本特以求售以舊
藏本對勘纖悉符合楷墨皆同因購得之以授伯英珍藏庶
我兩家同結此翰墨古緣同治辛未冬十月振甫麟識於石
鼓硯齋